

光荣属于奋不顾身的人

—观网络电影《特级英雄黄继光》—

■汪娜

言,这是一次用生命捍卫祖国尊严的如虹征途。电影中,面对接兵干部的提问,应征青年黄继光回答:“我打小就挨饿受冻,这些都已经不新鲜了。但是我知道,我们刚刚解放,如果美国鬼子来了,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要挨饿受冻。我怕的是这个。”

新训的日子,是电影中为数不多的欢乐时光。在“口令传递”“诡雷排除”等训练课目中,新兵的糗事不断,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因个子小、特能跑,黄继光被作为通信员进行培养,这让他情绪有些低落:“我参军是为了打仗。”看黄继光打仗立功心切,教导员李旭的批评略显严厉:“不是只有上战场打鬼子才是英雄。上战场不是为了立功,而是为了打赢。”这句话,黄继光听进去了。新训结束,那个说朝鲜在中国“右上边”的黄继光取得投弹第二名、射击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《最寒冷的冬天》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如果可以用一种颜色来代表朝鲜的话,那一定是棕色。”上甘岭一役,以美军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在3.7平方公里的高地上,共投下190多万发炮弹,整个山头被削低2米。强烈的冲击波摧毁了所有地表防御工事,躲在坑道里的战士也遭受重创。1952年10月14日,敌军以每秒秒钟6发炮弹的速度,对我阵地进行狂轰滥炸,硝烟遮天蔽日。当幸存的志愿军战士回忆起那天,大家都说“那是个阴天”,其实那是一个晴天。

缺人缺炮缺弹药,是当时公开的秘密。影片中,黄继光手中的枪出现“双进密”状况,前一发子弹的弹壳尚未排出,第二发子弹就已经进入枪膛,枪机复进不到位,导致无法射击。导演说,这个镜头并非有意为之,影片中使用的枪支多是有年头的老道具枪,故障率高。无心插柳的片段巧妙还原了当时的战场环境。两军对峙,志愿军战前储备弹药迅速消耗,武器因长时间高强度作战,损坏严重。张嵩山在《解密上甘岭》一书中这样描述:“九连副连长苗怀志利用战斗间隙检查武器装备……36支冲锋枪打坏29支,45支步枪打坏38支,6挺轻机枪打坏5挺。其中有挺机枪因为连续发射时间过久,枪管都弯了。”

毛主席说,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,但不是决定的因素,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。激战中,黄继光和李旭打完自带弹药后,纷纷捡起散落在坑道里的枪支。捡起一支,无法击发;再捡一支,还是无法击发。连续抓起四五支,都是打不响的枪。所有的志愿军战士,无一不是打光了枪里的最后一发子弹。

点不着的香烟

影片中,教导员李旭不仅是黄继光的接兵干部、新训教员,更是一起上阵杀敌的好战友。他像一缕光,指引着黄继光的成长方向。他教会黄继光:“躲炮弹时,身体别着地,尽量撑着点。不然会震伤。”“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,他提醒黄继光:“枪上的血,擦干净,不然用不了。”

李旭牺牲了,黄继光想给他点上一根烟,却未能如愿。第一根火柴,没着;第二根、第三根,还是灭了。有人说,是火柴头儿被鲜血浸湿了;有人说,是火柴头儿裹着的红磷被炮弹震碎了。

一根根划不着的火柴,点燃了黄继光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。为夺取597.9高地,主动请求担负爆破任务的黄继光,决心用生命去赢得战斗的胜利。

“天快亮了,规定的时间马上到了。营参谋长正在着急,只见黄继光又站起来了!他张开双臂,向喷射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上去,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。”这段文字来自小学课文《黄继光》。

影片中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的黄继光扑倒在敌重机枪枪口上,再也未能起身。子弹穿膛,打碎了他年轻的身体,也打碎了一个母亲的心。连长万福来后来回忆:“黄继光的遗体,前胸黑乎乎的,棉衣像火烧了一样,后背被打开拳头大的一个洞,身上已没有太多血迹。他为了完成任务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”这一幕,

影片未添加任何特效渲染。在平静克制的镜头语言里,观众的情绪如火山爆发,如狂潮涌出。

影片还有个细节:看见黄继光往敌地堡方向移动,连长万福来准确判断了他的意图,并示意战士准备趁射界受阻的时机发起冲锋。

万连长为什么能够精准预判?因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太多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。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,源自自信仰。金一南教授说:“他们(美军)不理解一个长期被压抑的民族,最后在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时候,火山一般爆发的这种求独立求解放的精神。”

为了身后的祖国

这部电影加入了黄继光应征入伍的情节。1951年3月,征兵队伍来到四川省中江县,黄继光成为村里第一个应征报名的。

“他们要我了,我们明天就出发。”从应征报名处回家的黄继光和母亲说着话,眼睛低垂,不敢看母亲。

母亲邓芳芝愣了会儿,眼底漾起泪,却佯装高兴。她说:“参军光荣,参军光荣。”一遍说给儿子们听,一遍又像是在宽慰自己。她怎能不知“光荣”二字的分量。饭桌上,摇曳的烛光像极了此刻邓芳芝颤抖的心。就着窝头,她将哭声一起强咽下去。她担心,但又支持。因为儿子参加的是人民的军队,是要为老百姓打仗。

来到朝鲜,阵地坑道里的夜间生活,战士们除了休息、擦拭枪支,多是给家人写信。影片中,黄继光在战友肖登良的帮助下给母亲回信。前线虽苦,但黄继光在给母亲的信中写的全是希望:“想咱在前封建地主压迫下,过着牛马奴隶的生活,现在虽有苦难,是能够渡过去的。”他还向母亲保证:不立功,不下战场。

在朝鲜,志愿军战士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:“慧芳,这里一切都好,请你不必过分挂念,如今后勤保障事宜,总部尤为重视,我们吃得饱穿得暖”“二姐,弟的战斗很是顺利,望姐不要挂念”“林军同志,我们以六对二十四冲入敌人的机群,直接将敌人赶到海里”……

可是,在信里报平安的战士,没能平安回到祖国。

身处战场,个体异常脆弱,生死只在一瞬。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李旭,瞬间没了;捨掉完敌人的弹药准备返回战壕的赵克春,瞬间没了;前一刻还在把手榴弹挂到身后的吴三羊,刚起身就被击倒……

有人说,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总会想到最重要的人。黄继光在弥留之际看到了家乡,见到了母亲。背着行囊的他看起来还是那个少年,干净的脸,清澈的眼。如酥小雨一点一滴落在檐下,站在院子里,黄继光从背后轻轻唤了一声:“娘。”邓芳芝回头,一步一步走上前,抚摸着儿子的脸,继而握起继光的手放在嘴边,哭着问:“我的儿啊,疼不疼啊?”这一句,喊破了观众的心。

影片结尾,呈现的是英雄母亲邓芳芝写给志愿军战士的回信。信件以独白形式展开,没有配乐,她念得有多隐忍克制,观众听得就有多伤心欲绝——

“当时,我身上像割了一块肉一样疼。但我知道,他为了多数人过幸福的日子,牺牲自己。他有志气。现在我走到哪里,人们都称呼我英雄的妈妈,光荣的妈妈,亲爱的妈妈。我失掉了一个儿子,现在却有千千万万个儿坐……”

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。志愿军将士中涌现出杨根思、黄继光、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。英雄们说: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,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,我们不能后进一步!

我想起艾青的诗句:“光荣属于奋不顾身的人,光荣属于前赴后继的人。”致敬,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!

文化视界

一瓣心香

在部队家属院,母亲常常羡慕地望着窗外远处庄稼地劳作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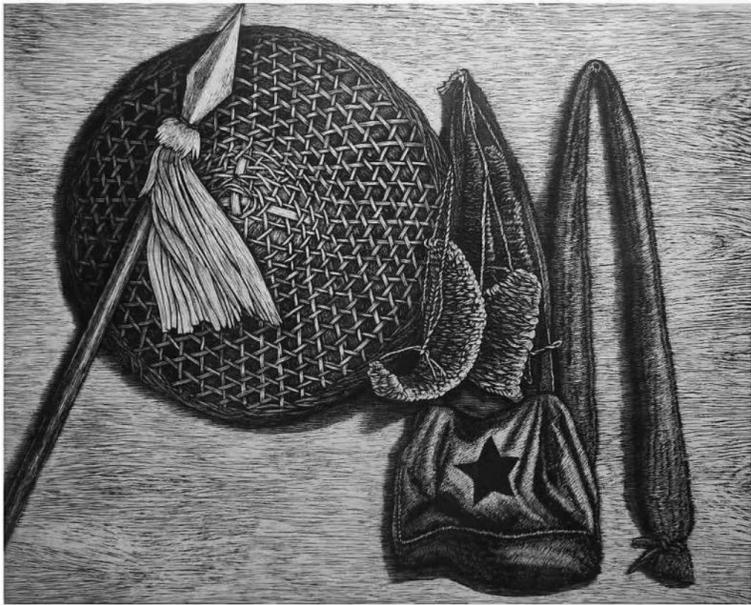
家属院后面有片荒地。当被批准可以种点瓜菜后,母亲找到了曾经遗落的欢喜。从小守着土地打转,如今,一亲近土地,园中的土和植物带给母亲故土的满足感。

为了把荒地改造成小田园,母亲忙碌起来。在那儿,除了时蔬外,母亲还种了我小时候在家中常见的花。园子里从此有了故乡的画面。那是母亲施展才华的空间。隐隐约约地,母亲凹陷的眼窝里有了浓浓的期待。她在园子操持,种瓜点豆,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她甚至开始幻想瓜果满园的景象,但她没有过分着急。熟悉自然规律的她知道,要收获,就需要在付出中等待。她常在闲时纳鞋底、缝做布鞋。还有做给家属院小孩子的小肚兜、小背心、小虎头枕头,偶尔晾在藤架上,装点出果实盈枝的场景。

这片荒地果真不负母亲的期待。她不曾停歇的耕耘,造就瓜果花草的绿意盈盈。母亲的脸庞,被园中绿意

遥想爷爷当年(版画)

赖平作



兵与水

■伍会娟

大家都很好奇。从掀门帘开始计时,包括穿脱衣服和洗澡,每人仅三五分钟。水量充足的时候,满打满算不超过8分钟。争分夺秒又搓又洗的场面可想而知,每次洗澡如同打仗。有个别战士动作慢了点,身上的泡沫还没来得及冲干净就得出来。如此动作紧张,等到从帐篷里钻出来,又免不了一身汗。

后来,有了淋浴车。水箱、热水器、淋浴室集成到一辆车上,方便了负责放水的班长,省去搭帐篷、安装淋浴设备、装卸水袋等环节。但对洗澡的官兵来说,差别不大,照样得抢时间,水量照样有限。

入伍就到野外,哪儿哪儿都看着新鲜,我当时就忍不住问负责放水的班长:“为啥不多拉点水上来?”他说人手有限,车也有限。我又问:“为啥不多派点人手、多派几辆水车,这样大家用水不就有保障了吗?”老班长仔细瞅瞅我,嘿嘿一笑,说:“我的大排长,你当咱山上是来享福的?”这话说的,讽刺意味十足。

寻找战歌之魂

■黄辛舟

军号响,大雪飘,雪飘就当棉被盖。”战士小钟随即接上歌词。“排长,要不你也来一段。”战士小孙提议。小吴和小钟乐了,3个战士索性和李清杨拉起了歌:“排长,来一个,来一个,排长!”不唱了,不唱了,认真巡逻……”李清杨尴尬地拒绝了。战士们显然有些失望。此刻,李清杨的脸红得发烫。

巡逻结束,回到连队已是夜晚。李清杨悄悄从背囊里取出笔记本,开始背记歌词。高原的夜格外静谧,李清杨思绪翻飞。他想到了巡逻路上那一张张可爱的脸庞,想到了烽火岁月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……

一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连队接到上级命令转移阵地。大雪铺天盖地下个不停,山风刮得车篷哗哗作响。零下30多摄氏度的高原,滴水成冰。战士们挤在车厢里,手和脚早就冻僵,一路颠簸,一路沉默。“昆仑的山,山雄伟,昆仑的兵,兵豪迈。”车长肖程程起了个头,所有人齐声唱了起来,最后声音越来越大。“顽强拼搏向前,为中华腾飞添光彩,添光彩!”雄浑的歌声回荡在高原,李清杨眼眶湿润,心底升起一股热浪。

李清杨逐渐懂得指导员让他学歌的意义。不仅因为这支歌旋律优美,更重要的是它凝聚着边防战士的魂。只要唱起这支歌,就能找回信心和力量。李清杨开始全面了解这支歌的创作背景,还找肖班长要来简谱练唱。

驻训中,李清杨发现排里新战士小刘情绪低迷,眼中没了光芒。“第一次上高原,时间久了,难免孤独寂寞。”李清杨理解小刘的想法。私底下,他

那会儿,我刚进部队,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:为啥非要被子叠成豆腐块儿,又压又夹又抠,意义到底在哪儿?饭前为啥要有一支歌,声音不响亮还不行……

在部队时间长了,兵味也越来越浓,这些习惯慢慢被拉成叹号。我甚至还会责备当年的自己。哪儿哪儿都想得通,就不是军营了。一个懒散拖沓、张牙舞爪的青年经过军营大熔炉的锻造,定能脱胎换骨、面貌一新。

放水班长说得对极了,舒舒服服不是当兵,当兵肯定要吃苦。不吃苦中苦,当不成像样的兵。千军万马,单单整齐划一还不够,这一条标准线还要不停地往上抬,抬出质量,抬出速度,抬出战斗力。这样说来,洗澡就不单纯是洗澡了。那是啥?是培养服从意识,是提升动作速度,是树立时间观念。只要身在军营,这种训练就无处不在。唯有如此,“出炉”的才是动作迅速、指哪打哪的合格兵,才有底气说“上了战场能打赢”。

找小刘聊了几次,成效并不明显。一次休息,李清杨的耳朵里飘来熟悉的旋律。细细听来,小刘正在轻声哼唱《高原劲旅之歌》。“有主意了!”李清杨嘴上乐开了花。

“小刘,平日里你这么爱唱歌,这次带领大家唱一个!”周五党团活动时,李清杨把小刘推到了台前。小刘上台后很不自在,面颊微微发红,鼻尖不断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李清杨带头鼓起掌,台下的掌声紧接着响成一片。“昆仑的风,风萧萧,预备唱!”小刘的声音微微发颤。战士们引吭高歌,士气高涨。一曲歌罢,小刘的眼中分明闪烁着晶莹的光。

晚饭后,李清杨和小刘聊起天。沐浴着高原月色,他们又一起哼唱动人的旋律。“艰苦奋斗在边关,让绿色年华放光彩!”这支歌唤醒了沉睡的皑皑雪山,也融化了年轻战士冰封的心。

一年后,李清杨到陕西安康接兵。火车向着边疆一路疾驰,经过一天半的奔波,新战士面容疲倦。马上就要到站,这种状态可不行,李清杨灵机一动,教歌!“爱国魂,无私奉献情满怀。保边疆,所向无敌雄风在……”李清杨带着新战士唱起来。整节车厢歌声嘹亮,弥漫着青春的激情与活力。

进入营区大门,新战士放开嗓门,抒发着憧憬与期望。老兵们早就分立道路两旁,用震天的锣鼓和挥舞的彩旗迎接绿色军营的新生力量。

“排长,这首歌有啥特殊含义吗?”一名新战士好奇地问李清杨。“有!当然有!以后你就懂了。”李清杨黝黑的脸庞露出微笑。

母亲的小小田园

■冯斌

照亮。她说,绿是生命,是希望。她说,就算风路过这里,也好像有了色彩、有了重量。

记得母亲刚来驻地时,担心自己水土不服。在这里扎根后,她适应得相当快。没有嫌弃人的土地,没有嫌弃土地的人,这是母亲关于土地朴素的辩证法。她敬畏土地,对土地饱含深情。她在辽阔的生活里奔跑,歇歇脚、喘喘气时,这片田园是她的心灵驿站。

园子里青翠的荠菜和整齐的竹篱笆,都氤氲着朴素的诗意。母亲钟爱园子,爱脚下的土粒,爱面前的一枝一叶。看到这些生机勃勃的果蔬,母亲就像漂泊的种子有了泥土的依傍。她用勤劳的双手,将平凡的生活酿出诗意。诗意不在远方,就在母亲的手边,悄悄地流淌在琐碎日常中。诗意从田园蔓延进燃气灶上温润的火舌,汇聚成排烟管冒出的淡淡轻烟,定型为餐桌上的可口菜肴和母亲的温暖话语。

田园的清芬还常在梦里。母亲为我缝制的枕头里,装上了烘干的羊角菜叶和种子。没错,正是在园子里种下的羊角菜。羊角菜叶和种子做的枕芯,清心明目,还帮我去头汗。

田园的瓜果也经由母亲端上家属们的餐桌。大家一起品尝无农药无化肥的天然果实,是对母亲劳动莫大的绿意盈盈。母亲的脸庞,被园中绿意

彼时,4岁的小军娃从田园里摘来一个大得超出他意料的丝瓜,母亲特意为他炒了盘丝瓜。田园里有木桌木凳,小军娃端着吃着菜时,歪着脑袋问:“为啥菜一炒就越来越少呢?”

“边炒边尝,就越吃越少啦!”有人这么说。

“菜缩水了,就会越来越少!”有人这么说。

母亲的回答和他们都不一样——“炒”是由“火”和“少”组成的,意思是菜要变熟必须经过“火”,所以就变“少”了。

在讲故事中穿插了3个文字的书写,这是母亲独特的启蒙教育,也是跟田园相关的朴素的智慧。

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。庄稼地里,母亲拿着桔杆教我写“军”字,为我讲述“军”字五行属木。木是根,军人啊,永远忘不了自己的根——他们很多来自农民,他们的心永远和群众相连。

母亲常催我提上采摘的蔬菜去分给家属院的邻居。“兵字怎么写,下面是水。当兵可不能忘了军民鱼水情。”她自有一套理论,始于田园,又轻柔地落脚于生活。

写上与写意间,横亘着母亲的田园。这么一方烟火世界,渐成我心灵依之恋之的天堂。